

# 飛歷奇作品中的短篇小說

何思靈\*

## 一、介紹

飛歷奇的文學作品由長篇小說《愛情與小腳趾》和《大辮子的誘惑》及兩本短篇小說《南灣》和《望廈》構成。兩個題目都故意涉及了澳門想像的構成空間。南灣就是葡語的“大灣”。如一輪半月的南灣海灣一帶，今非昔比了。幾個世紀以來，她曾是畫家與作家創作的靈感。望廈為澳城一廣袤地區。在作家的童年時代，是一片菜園與稻田縱橫交錯的平原，一湖碧水，宛如中國農村生活的畫卷，參雜著貧陋村莊與零星散散的別墅。

本文所分析的對象是飛歷奇所創作的短篇小說，因為我們認為，他十分善於講故事，抓住了讀者的注意力並引發了他們的好奇心，將主人公的境遇呈現在他們面前。

短篇小說不過是“簡短的長篇小說”。伊塔洛·卡爾維諾如是稱之，其特點為敘述簡短。它可以是誕生於作家文字創造力的記述，也可以是親身體驗過的一件事情的虛構，還可以是一個別人告訴他的故事，或僅僅來源於口頭傳說。在後一個情況下，有一種與過去有關聯的情節的發展。作者通過創作，在現實與虛構中間不斷加以更新。

## 二、《南灣》

在《南灣》<sup>1</sup>第二版的開場白中，飛歷奇承認，此書花費了時日才獲得了讀者的認同。它的軌跡中無不慘淡，標誌著其生活中的一個階段，給他的創作才賦打上了烙印，也使他得到了回饋，成為了著名作

---

\* 歷史學家和出版家。

1. 澳門文化學會，1977年。

家。我為他感到溫馨的自豪。因此，這六個短篇小說是原汁原味，於我為此版撰寫的文字隻字不差，更改一行很可能誘使我一點點修改其餘。這麼做既不公平，也欠正確。這些短篇小說的構思與創造的時期與今不同，使用的是當時的寫作風格。無論喜歡與否，讀者必須兼容其優點與缺陷，這些是與生俱來的。

這個短篇小說集中收入《蛋家女阿張》。本文曾榮獲在科英布拉大學1950年畢業典禮上頒發的非阿幼·德·阿爾梅達百花詩賽文學獎。這使它抵擋住了葡萄牙的評論界。這一情況與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里斯本採訪作家訪談的意見相左。當時採訪者警告說，他“很難被視為一葡萄牙作家”。

那麼讓我們來簡單地分析一下這些故事情節吧。

《蛋家女阿張》記述了一個女子的生平。她來自於一個赤貧家庭。小時候便被父母賣掉了，落入了一整天講河流和大海故事的老蛋家女手中。這兩個女人是在內港維持生計的。老蛋家女去世後，她已經是蛋船的船主。內港裏，在漫天的戰爭烽火中，她在一個葡萄牙人身上找到了愛情。這名男子金髮碧眼。按捺不住對大海的眷戀，他有一天離開了澳門，帶走了這一禁愛的果實：他們二人的女兒。

在《不期而遇》中，作者回憶了一個他在科英布拉學生時代的小插曲。事情發生在聖誕節前後前往里斯本的路上。

來自澳門的學生遠離家庭和故土，要在宗主國渡過多年，沒有可能見到父母和家人。只有畢業後，在他們決定返回家園時，這種渴望才會成為現實。每逢佳節倍思親。為逃避鄉愁，作者到若昂·得·埃斯托利爾一個澳門土生朋友家中去過聖誕節。在一段經歷中，他證明了“所有閃光的未必都是金子”這一格言。

《櫻桃茶》講述了毛里齊奧的故事。這是一個他的同學，以前一貧如洗，無依無靠。藉著戰爭，他做了些見不得人的生意，發了財。他捲入了一場與福隆新街的一位處女戀愛。在他記憶的角落裏，保留了對年輕的姑娘姚曼渡過的那短短幾天的眷戀。看上去如一對夫妻，過家庭生活一般。秘密就在年輕的姑娘為他準備的香茗般的澡水裏，是那樣的溫暖、愜意。頸上的按摩也好像魔術般使經常折磨他的嚴重

頭痛消失了。儘管生活變幻莫測，愛焰獨熾。故事結局圓滿，這正應合了天生的一對兒。

《垂釣》使用的是回憶體題材。它向我們描述了他的祖父塞納伯爵的一生。他富有，而且還是一族之長，這是澳門富裕的大戶通常的做法。這是一樁發生在珠江畔一次垂釣時的插曲。如其所言，這只可能發生在十九世紀末期。他拯救了一名正在被中國海關的船隻追逐的落水者。幾星期後，晚飯時，他在南灣的豪宅中，來了一位穿著豪華中式長袍的男子。一條油光鋥亮的辮子盤在腦後。簇擁著一大群傭人，帶來了兩大籃食品，一個盛著烹調好的大魚的銀盤，魚肚裏放著一個鑲嵌著鑽石和玉石的手鍊。就是那個落水者，來感謝他的救命恩人。他可是個海盜，過著雙重生活：在澳門，是位老實的公民……，家住在下環的一座花園宅邸中，妻妾成群。是位合法註冊的商人，有商店，應有盡有。在中國的老家呢，則是一個不法之徒。懸了重賞要他的頭。

《坎迪》講得是一個從被佔領的香港逃來澳門避難的戰爭難民的故事。她飢腸轆轆，臉色蒼白，一件破衣撒不遮身。說到底，就是一個多如牛毛般難民的故事。在這艱苦歲月裏，對他們而言，每日為生存掙扎。坎迪是個和藹可親、雄心勃勃的女人，想通過結婚來擺脫貧困和依賴。她找到了一位香港的英國人。為此目的，它背叛了愛情。她富有，組成了家庭，然而，她絕對不會遺忘那個賣給一對華人夫婦的女兒。那是年青時在澳門生活時產生的愛情結晶。

短篇小說《一個華人富佬的復仇》或許是情節最為悲壯的一篇。飛歷奇擴展了情節範圍，始於廣州，在上海、香港和澳門均有發展。

故事講的是一樁失敗的婚姻。這是一樁當時中國時興的包辦婚姻。男方是一個富家公子，自學成才，生活蒸蒸日上，女方是一位高雅的女子，來自一個傳統家庭，充滿了偏見與傲慢，但已家道中落。由對妻子與一位戲子的姦情，丈夫準備復仇，所用的辦法具智慧、冷靜，滴水不漏，前所未有的殘暴，卻妙不可言。一箭雙雕，毀滅了兩個情人。他們被感染上了麻風病，等待他們的就是被判處流放內港的命運。

### 三、《望廈》

《望廈》<sup>2</sup>一書，按照作者自己的定義，是一部融合了記憶、親身經驗和純粹虛構的作品。

那麼讓我們來簡單地分析一下這些故事情節吧。

在《一個聖誕故事》中，筆者將傳統的北歐聖誕老人與聖嬰耶穌的信仰交織在一起。因為故事中的父親提倡英語教育，所以相信北歐聖誕老人，可故事的主人公阿爾貝托卻是在聖嬰耶穌的教育中長大的。

母親是當地最漂亮的女孩之一，但出身卑微，很早就成為了孤兒。很快為一名宗主國的海軍軍官的愛情誓言所折服。他勾引了她，可當她懷著身孕時又遺棄了她。被家庭和偏見且耿耿於懷的社會摒棄後，年輕的母親開始謀生，在一個富裕的家庭裏當上了裁縫。阿爾貝托慢慢長大了。在幼兒園中，他感受到了自己可詛咒的身世。男生之間的鬥毆時，他聽到了這樣的指責：見不得人的兒子……

此處描述的聖誕節，忽然展示了澳門富裕土生葡人家庭中各式各樣的禮品，忽然又回到了阿爾貝托淒慘小屋的環境，沒有希望得到夢寐以求的自行車。

但今年，在出現“鮮明對比”之際，發生了一樁聖誕奇蹟：父親出現了。阿爾貝托感到了家庭團聚的滋味。

《初領聖體》是一個自傳體故事。它把我們帶回了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澳門土生社區的天主教氛圍內，讓我們同情塞納兄弟倆對薩爾門托神父的敬畏。它們被送到他家裏去學教意問答。薩神父體格粗壯、敦實，有著智者的名聲，混身大蒜氣味沖鼻，身穿一件不知多少天未洗過的祭服，肩膀上灑滿了頭皮屑，但畢竟是位能說服人的好人，最善講聖經故事。初領聖體那天，這是一個年青人步入人生正確道路之始，竟然成為了他一生中最幸運的一天。

---

2. 澳門文化學會出版，1998年。

在《善鬼》中，筆者講述了一個不尋常的鬼屋故事。這房子是他家在1942年太平洋戰爭引發的香港股票交易所金融崩潰之後租下的。這個故事具有一部引人入勝的懸念片的所有成分。在那所房子的底層住著一戶從中國逃離日本佔領而來的華人家庭。經常有奇怪的事情發生，人聲——原因不明的噪音……這個家庭族長的死亡加重了環境的恐怖，讓幾乎所有的家庭成員心生恐懼。只有父親持懷疑的態度，不太相信有來世陰魂。

這樣奇怪的事情不斷發生，母親不得不請來神父作彌撒，給房子祝福，而女傭肯定說，房子裏的鬼應該是中國和佛教的諸鬼，因為她……去了沙梨頭土地廟，慷慨施捨，請了送葬符，燒了送往來世的紙錢。

正如作者的結論那樣，不管你信不信，真有其事。

《舊恨無眠》這部短篇小說講的是一個童年仇恨的故事。這是由根深蒂固的等級偏見所造成的。時間跨度幾十年，從艱苦的太平洋戰爭的澳門中學時代，寫到葡萄牙四月二十五日革命前後。

故事的主線是雙重的：一方面，強調從課桌時代形成，隨著時間不斷鞏固的友誼；另一方面，利用生活中的巨變以報復以往的蒙羞。儒略是主角。他是個身體瘦小、臉色蒼白，邋裏邋遢的年輕人。一雙淺藍色的眼睛，滿頭硬硬的金髮，一嘴歪牙。看上去有黃黃的一層，說明缺乏清潔。他是一對家境不好的宗主國夫婦的獨子，大戶人家子弟嘲弄的對象。只要有可能，總是保護他，不受同學們的羞辱。筆者成為了他的朋友，也是唯一一個為他和家人返回葡萄牙去碼頭送行的人。許多年後，他又遇到了儒略。此時他已在薩拉查政府中謀得了一份不錯的差事，而且同威爾基妮雅結了婚。原以為威爾基妮雅是費爾南多的漂亮未婚妻。他可是中學時代一個令人尊敬的敵手。

一場發生在四月二十五日後的原因不明的車禍結束了三人的生命。威爾基妮雅出逃的計劃落空了。

該書以《茉莉花》結尾。或許此篇短篇小說最符合那種結尾驚人的敘述手法。情節講述了一個定期去參加葡萄牙汽車協會澳門格林匹治大獎賽的英國人約翰·布拉德利的故事。他是許許多多著迷於東方的歐洲人之一。長期漫游之後，他在香港扎了根。兩人之間的友誼與日俱增。筆者成為英國人家中的常客，瞭解了一個他的私人愛好：繪畫。在

那裡，他發現一幅未完成的圖畫。一位十分漂亮的女子。一雙黑眸、深遂，一種無法言喻的憂鬱，但顯得格外美麗。這是約翰·布拉德利的印度靈感。為了茉莉花，他敢於面對香港高雅社會不乏偏見的指責，舉行了一次招待會來介紹她。在一次計劃好，但未實現的逃往澳門行動之後，約翰·布拉德利不得不面對殘酷的現實：他熱戀的茉莉花在他的生活中消失了。而作者有幸得知其消失的原因：那有著一雙悲傷的雙眸，憂鬱的眼神，美麗過人的茉莉花不幸生來是男兒身。

#### 四、結論

飛歷奇的這些短篇小說或“故事”，從其篇幅長短和情節的起伏跌宕來分析，絕大多數可以接近另一類敘事形式：中篇小說。

無論在《南灣》還是在《望廈》中，敘述的主體有許多裝飾文字，具有重大歷史的價值，因為它們固定了澳城的場景，而這些場景可以幫助我們回溯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幾乎所有文本的主題太平洋戰爭以及隨後多年的社會和政治環境。

所使用的語言是視覺、繪畫及電影形式的，將讀者帶回了一個遙遠年代。川流不息的時間，無情地在流逝（“在我眼前轉瞬即逝的景象，你們為甚麼不固定住？”——庇山耶這樣感嘆道）。在澳門，這樣景象不復存在，但它豐富了歷史賦予我們的場景。

從時間上來看，描寫太平洋戰爭以外的敘述實不多見。此類作品有：《不期而遇》（《南灣》）描寫的是他在葡萄牙的大學生時代的事情，《舊恨無眠》（《望廈》）的情節發生在學生時代至二十世紀末年。

某些篇章是回憶錄形式的。它們使我們瞭解了顯赫的塞納家族的一些細節，進而瞭解了作家的生平。從學校課室開始，尤其是太平洋戰爭困難時期的生活。另一些篇章有趣地描述了被時間更改或消除了的城市空間與環境，如《瑪麗亞小姑娘街》、《陸軍俱樂部》和《利維旅酒店》。這些為城市歷史重建做出了寶貴貢獻。

《南灣》和《望廈》構成了葡語文學的寶貴遺產。通過它們，澳門永遠成為了再創作、再現的對象，使人堅信了土生葡人文學是（重新）認識和（重新）匯合的靈感來源。